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英雄~1 第二回 定商約院君歸政 攻使館日本興師

朝鮮院君無道，作事甚是昏庸。耶穌傳教在國中，他還以為無用。信任宏集賣法，江山轉眼就扔，法美二國發來兵，還在朝中作夢。《西江月》罷，書歸正傳。上回書說的，是法美二國兵伐高麗，外邊告急的文書，打到了漢城。那大院君只嚇的魂飛膽裂，對著金宏集說道：「這可如何是好？」金宏集說道：「我王勿憂，臣有一條拙見，可以將法美二國兵擋回。」大院君說道：「愛卿有何高見，快快的講來。」金宏集說道：「我王不知，聽為臣的道來。」

金宏集未從開口笑盈盈，尊了聲：「我王不知聽臣明：雲在霄現今鎮守平壤地，閔泳駿鎮守在黃海道中，他二人現在皆有兵十萬，打法美他們二人就能行。讓在霄帶兵把守仁川境，讓泳駿帶兵把守華陽東，法美二國的兵船要來到，隔岸就用大炮轟。不怕他有兵多少萬，管保教他盡死在大海中。祈我王快快降旨意，讓他們二人就用兵。」院君聞言心歡喜，急忙降了旨兩封，一道下在平壤去，一道下在黃海道中，雲在霄接了皇聖旨，他這才點齊了人馬仁川行。這一日大兵到了仁川地，海岸以上紮下營。大炮安上三十座，專等法美二國兵。這一日兩國的兵船一齊到，他這裡就用炮來轟，只聽大炮咕咚一聲響，但見那海水一飛紅。一連放了三十炮，打沉了法國一船兵。兩國一見勢不好，他這才帶過船頭回了京。法美回國咱且不表，再在在霄得勝明一明。

話說雲大人在仁川，打了一個勝仗，點了點自己的兵，才傷了三十來。又在海中，撈上法國那只破船，得了他大炮三尊，小槍子無數。於是帶了兵將，回到平壤，將得勝的表章，打到漢城。大院君一見在霄打了勝仗，滿心歡喜，遂降旨，封在霄為十三道的提督。什麼叫作十三道呢？列明[公]有所不知，那十三道跟咱們中國二十省一個樣子。這個時候，金宏集聽說雲在霄打了勝仗，又封了官，他原原本本只要害他，不誠（曾）想人家卻得好處，心中實在是不樂，這且不題。

單說日本自麥田春回國以後，打聽著朝鮮，已經將耶穌教趕出國去，又與法美開仗，知道這個事情，全是麥田春的功勞，於是封為外務部侍郎。壓下此事不表。

再說日本的工場，造出了一號輪船，能載二千多兵。這一日，日皇升殿，伊藤出班奏道：「我主在上，臣有本奏。」

好一個才高智廣伊藤君，他作事盡是蠶食高麗的心。他說道：「我國造成船一號，看此船能盛二千人。臣有心將此船兒放在海，去上那高麗海岸巡一巡。一來是試試此船有多麼快，二來是看看高麗沿海門。他那沿海形勢要是全知道，一旦有事咱們好進身。望我主千萬准了微臣本，臣好上陸軍部裡去挑人。」

日皇說道：「愛卿之言，寡人無有不從之理，愛卿你的量之辦去罷。」

伊藤侯一見日皇准了他的言，不由的滿心喜氣上眉尖。急忙忙來到陸軍部，排了五百強壯男。內裡派了一首領，他的名字就叫大山岩。大山岩帶領著兵丁把船上，升上火來就冒煙。氣管兒放氣叫呼響，輪子兒扒水上下翻。轉眼之間就是七八里，坐到了上頭穩如山。外國的人兒有多麼巧，作出物來賽神仙。日本到高麗也有一萬里，坐輪船僅僅走了十來天。這日進了高麗境，來到了他們的華陽灣。押下日本兵船咱不表，急回來把那閔泳駿來言一言。

話說閔泳駿鎮守黃海道，這日接了國王的旨意，命他把守華陽灣，預備著擋法美的兵船。後來法美被雲在霄打敗，大院君恐怕他們再來，遂靡讓他回去，就讓他永久在那把守著。

這一日，正在海岸上，拿著千里眼看呢，只見六七十里外，有一號船，如箭打的是前來。那位說啦，隔著六七十里地，怎麼能夠看見呢？列位有所不知，那千里眼，慢說六七十里地，就是六七百里地，也全能看得見。那閔泳駿看著來了一號船，也靡看見旗子。這話又差了，怎麼船上還有旗子呢？不知那外國的船上都有旗子，所以一見旗子，就知道是那國的船。日本這只船，因為這一天風大，他們靡掛旗子，那閔泳駿就以為法美的船呢，他可就走進大帳，傳下令來了。

好一個閔氏泳駿小英雄，看見了兵船吃一驚。急忙忙來在大帳裡，拿起令箭就點兵。先點了五百大炮隊，又點了五千飛虎營。桿子馬隊二千整，準備對敵打衝鋒。陸軍步隊隨後點，站好條子就出營。頭裡走著一幫軍樂隊，後跟著馬步眾兵丁。洋號吹的吱吱響，洋鼓打的響捕咚。槍嘴子好條一片高粱札，刺刀照的嗜（耀）眼明。人馬來到海岸上，一個一個瞪眼睛。

那位爺說了，他們瞪眼睛幹什麼呢？不是別的，望海中瞅那只船呢。閒話少，說再聽我道來。

閔泳駿又拿起千里眼來用目睜，看那船離此不過二十里地中。吩咐聲：「炮隊各兵將，你們與我快開攻。」炮隊將官說：「尊命！」一個一個來用工。先開了炮門裝上藥，炸子彈隨後就往裡邊扔。擊子絞起咯吱響，擊子落下響咕咚。頭一炮來未打上，二一炮來未成功，三一炮來打的准，正正打在船頭中，只聽炸子咯啦一聲響，那船頭炸了一個大窟窿。炸壞船頭不要緊，傷了兵丁五百名。大山岩一見事不好，補上船頭回了京。日皇殿前奏一本，他那裡就要發大兵。他發兵不發的咱不表，再說我國名大清。

話說我國大清，當光緒皇帝元年，那個時候，李鴻章作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，辦通商事務，住在天津，所有一概外國的事情，全歸他辦。這一日美國來了個商務大臣，名叫福世德，法國來了個交涉委員，名叫狄士年，一齊到了李鴻章的衙門求見。李鴻章聽說了，慌忙讓至客廳坐下，說道：「貴國到此，有何事商議呢？」兩國的使臣齊聲說道：「無事不敢到此招擾，只因前幾年，日本明治維新，就想只要吞併高麗，佔你中國。敝國以為他們要把高麗吞了，並且你們中國的東三省，也恐怕不能夠保，於我們的商業上，實在是有妨礙，所以我們派了幾百耶穌教徒，去上他們那邊，教化他那些個愚民。他們的民，要是開了知識，可也就能夠保他們的國家了。他國的民到是些個好民哪，惟有他那個攝政王，實在是不知道什麼，中了人家日本的反間計，讓他們那無知的百姓，把我們的耶穌教徒殺了不少。後來我們人興兵問他去，他又偷著放炮，把我們船擊沉了一隻。我們倒不是怕他，不敢與他開仗，都因高麗是你們的屬國，我們要跟他開仗，於貴國的臉上，也是不好看。所以我們的皇上，讓我兩人來告訴告訴，往後不要再讓他那個樣子也就是了。」李鴻章開言說道：「高麗雖然是我國的屬國，但是他國的政事，我們是一點也不管，要是與那國開仗，那國和約，都由他們自己的便。」法美二國的使臣聞聽此言，面面相覷，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咱們二人回去吧。」說罷，辭別李鴻章，回國去了。

列明公你們聽聽，都說是咱們國軟弱，像這個樣辦事的人，那有不壞呢？高麗本是咱們的屬國，不能夠好好的保護，人家來告訴，那辦事的人，還拿著當耳旁風，因著這個，人家日本，可就下了手了。

好一個老而無謀的李鴻章，說出話來太荒唐。法美國本來是好意，他以為人家竟發狂。他說道：「高麗雖然服我管，向來的政治我們不主張。和戰由著他們自己的便，那裡頭靡有我們一點糖。」他說這話不要緊，到後來傳到日本耳朵旁。日本聽見這個話，拿朝鮮當作了獨立邦。派人去問那華陽炮擊事，硬逼著那大院君來通商。通商後日本入了朝鮮地，他這些百姓可就遭了殃。看起來高麗滅亡這件事，全是我國辦事的人兒無主張。那朝鮮現今已經滅亡了，我中國不久的也是就要亡。

眾明公呀！你們思一思來想一想，可是用一個什麼方法保此邦？大清國本是咱們大伙的大清國，可別再讓那些個奸臣賊子胡亂揚。咱們人人都想想一個謀生道，咱們各家裡都預備幾桿槍。來了咱們就把他們打，或者是能夠保全咱這方。我說這話你們若不信，回到家去躺在炕（炕）頭上好好思量一思量。押下此事且不表，再把那日本詳一詳。

話說日本皇帝，那日早朝，有皇門官奏道：「現有試驗兵船的將官大山岩，在午門外候旨呢。」日皇聞奏，說道：「將他喚進來吧。」殿頭官傳旨，那大山岩不多一時來至金殿，參見一（已）畢，日皇問道：「你試驗那只船，快與不快呢？那朝鮮沿海形勢，可是怎麼個樣子呢？」大山岩說道：「我主不要問了。」遂把那船被高麗打破之事，說了一遍。日皇聞言，心中大怒，說：「好一個高麗，真乃無禮。」就要派兵前去問罪。伊藤奏道：「我主不要造次。臣有一計，管教我主把這個仇報上。」日皇說：「愛卿有何計策？快快的講來。」伊藤說：「我主在上，聽臣下道來。」

伊藤他未曾開口笑欣欣，尊了聲：「我主洗耳聽原因：高麗他打破咱們船一號，乘著這個隙兒好把他尋。不用兵來也不用將，只在一個外交人。今日不把別人派，還要派那麥田春。命他帶帶銀子三千兩，好賄賂那宏集老奸臣。商約領事朝著他一個人辦，老奸賊見錢必定起壞心。立逼他主把商約訂，那時咱們可就有了根。這是微臣的一個拙見，望祈我主斟一斟。」

伊藤說了一片言語，日皇說道：「此事甚善。」遂又派了麥田春，去上高麗修訂商約，又派了一別位官員，名叫花房，說道：「他要許了咱們通商，你就作那處的領事吧。」於是他二人各自領了旨意，上高麗去了。這且不表，不在話下。

單說閔泳駿，當日打退了那只船，後來才知道是日本的，恐怕惹出禍來，就報進城去了。大院君一聽這個消息，忙問那金宏集。宏集心中暗暗的說道：「這回我可能勾結日本辦事了。」急忙對著大院君說道：「這個事情不要緊，他們幾天必來，那個時候，咱們與他訂下通商條約，可就拉倒啦。」大院君說：「就是如此吧。」說罷，金宏集辭了院君，回在衙下。書童過來，說道：「書房有日本客（人），現在書房等候著你。」宏集聽說，慌忙來在書房，見了麥田春，各道了寒溫。麥田春又與花房引見了，遂將銀子拿出，承（呈）遞於宏集。宏集假裝著推辭而（又）推辭，可也就收下了，說道：「現在來到這裡，八成是為的那華陽灣的事情吧。」田春說：「正是。」宏集說道：「那商約的事情，我已經對我們的監國說了，將來許有個成。若是成了的時候，你二位就在這作領事吧。」麥[田]春說：「花大人就是我派定的領事。」宏集說：「更好了。」當日天色已晚，遂吩咐排筵，與田春對面歡飲。飲完，田春就住在宏集的家中，一夜無話。到了次日早朝，帶他二人上朝，對著大院君就說起來了。

好一個奸賊宏集本姓金，他作出事來竟欺君。他說道：「日本商船咱們打壞，人家傷了五百人，現如今人家到此將咱問，咱們可用什麼話來對他雲？依臣看不如與他訂下通商約，咱國內許他們安上領事人。」院君聞言說是：「對，我也早有這個心。」金殿以上就把合同寫，畫上押來就算真。立時開了兩個大商埠，就是那仁川元山津。花房這裡為領事，與他修上一個大衙門。自從日韓訂下通商約，那日本就往這裡來遷民。明只就是作買賣，暗地裡就算紮下根。住下此事咱不表，再把李熙皇帝雲一云。

話說李熙現在已經二十歲，選了閔泳翊的妹子為皇后。這個娘娘讀過書，那三從四德，無有不知的，就算他們高麗國一個女聖人。這一日對李熙說道：「陛下如今也是二十多歲了，什麼事情也不管，可到算一個什麼皇上呢？現今再要不親政，將來咱國可就要不好啦。」他這幾句話不要緊，可就把李熙提醒了。次日，會了那滿朝文武，跟著大院君一說，大院君無可如何可就把政歸了。李熙皇帝登了大寶，大赦天下，封閔泳翊為內閣侍郎，金炳之為總理大臣，樸定晨為內務部大臣，李完用為外務大臣，李允用為軍務大臣，趙炳稷為法務大臣。那金宏集諸人，也未封，也未貶，可是不大信用了，事事全與那閔皇后商量。那皇后辦事，也是甚有道理，所以他國的民，也是很樂和的。這且不表。

單說大院君，自從歸政以後，看那國中用事的，都是那閔皇后的家裡人，他心中甚是不願意。這日見了金宏集，說道：「現在你看咱國那用事的，全是閔族，把咱們都乾閒起來了。我想只還要執政，你看得想個甚麼法呢？」金宏集說道：「這事容易，現在那飛虎營的總兵牛全忠，是我的親戚，見他一說，讓他幫著咱們，把那閔氏除治了，然後咱們再封他為那兵部尚書，他斷無不從之理。」大院君說道：「此法甚好。」於是他二人來到飛虎營，牛全忠接至帳中坐下，說道：「二位大人到此，有何事相商呢？」金宏集遂把大院君的意思，說了一遍，牛全忠一聽，心中想道：「現在日本在我們這邊，我是很煩惡的，不如藉著這個事，把他們除治了，豈不是好嗎？」於是答應了大院君，點起兵馬，可就作起亂來了。

好一個智廣謀多的牛全忠，他一心要把那日本攻。教軍場點了三千人共馬，扯起大旗就往外行。出大營他不把皇宮奔，領著人馬撲正東。金宏集不解其中意，只得隨著他們望前行，前行在日本領事衙門地，他這裡招呼一聲：「大小眾兵丁，日本子本是咱們大仇寇，你們今天與我把他攻！」眾兵丁一聽這句話，忽拉拉把衙門圍了個不透風。

那花房正在屋中間談論，忽聽的門役報一聲，說道是：「稟報大人得知道，外邊裡不知什麼人發來，大人哪！快快收拾跑了，再等一時人家就要把咱坑！」花房一聽這句話，吩咐聲：「快與我備馬走籠。」搬鞍任橙上了馬，順著後門扔了崩。牛全忠一見花房他跑了，把那別的日本子殺了好幾名。吩咐聲：「三軍你們與我趕，大料他不能出了這座城。」